

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在网络受欺负与心理症状间的调节作用

——基于五年制高职学生的研究

宋 维^{1,2,3*}, 王敬欣^{1,2,4#}

¹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天津

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天津

³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 福建 福州

⁴天津市学生心理健康与智能评估重点实验室,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4日

摘 要

目的: 探讨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在网络受欺负与五年制高职学生心理症状之间关联中的调节作用。方法: 以福建省5所高职学校的1107名遭受网络欺负的五年制学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网络欺负量表、简明症状量表-18、相对剥夺感量表、道德推脱问卷、积极消极共情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和学校氛围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共情在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beta = 0.096, P < 0.01$), 简单斜率分析显示, 在高共情水平下, 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增强($B_{\text{simple}} = 0.169, P < 0.0001$); 家庭关怀调节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的关系($\beta = -0.082, P < 0.01$), 随着家庭关怀水平的提高, 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减弱; 学校氛围感知对网络受欺负经由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关联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text{Index} = -0.017, 95\% \text{ CI } [-0.037, -0.001]$), 在高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 该中介效应趋于减弱。结论: 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感知在网络受欺负与心理症状的关联过程中显示出重要调节功能, 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积极的学校环境可能与网络受欺负负面心理影响的减弱存在关联。本研究基于横断面数据, 上述关联模式不能解释为因果关系, 其具体作用机制有待纵向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

五年制高职学生, 网络受欺负, 心理症状, 共情, 家庭关怀, 学校氛围, 调节作用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pathy, Family Care, and School Climat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 Study Conducted among Five-Yea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i Song^{1,2,3*}, Jingxin Wang^{1,2,4#}

¹Faculty of Psycholog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²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³Publicity Department, Fujian Health College, Fuzhou Fujian

⁴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Student Mental Health and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Tianjin

Received: May 29, 2026; accepted: July 1, 2026; published: July 14, 2026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pathy, family care, and school atmosphere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mong five-yea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A total of 1107 five-year students from five vocational schools in Fujian Province who suffered from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Online Bullying Scale, Brief Symptom Scale-18,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Moral Exclusion Questionnaire, Positive Negative Empathy Scale, Family Care Index Scale, and School Atmosphere Scale. **Results:** Empathy played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beta = 0.096, P < 0.01$). Simple slope analysis showed that at high levels of empathy,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was stronger ($B_{\text{simple}} = 0.169, P < 0.0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was moderated by family care ($\beta = -0.082, P < 0.01$). As the level of family care increased,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weakened. Perceived school atmosphere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dex = -0.017 , 95% CI [$-0.037, -0.001$]). At higher levels of perceived school atmosphere, this mediating effect weakened. **Conclusion:** Empathy, family care, and perceived school atmosphere showed important moderating function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Good family support and a positive school environmen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ttenuate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These findings are based on cross-sectional data and do not imply causal relationships. Its specific mechanism of action needs further verification through longitudinal research.

Keywords

Five-Yea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Mental Symptom, Empathy, Family Care, School Climate, Moderating Effec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社交平台的广泛普及,网络欺负(cyberbullying)逐渐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社会问题(Kowalski et al., 2014)。网络受欺负(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指的是个体在互联网环境中遭受他人恶意行为的持续伤害,具有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时空不受限制等特点(Tokunaga, 2010)。元分析研究表明,网络受欺负与抑郁、焦虑、孤独感、低自尊等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严重者甚至可能伴随自伤和自杀意念等风险行为(胡阳等, 2014; 胡兴蕾等, 2019)。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有效衔接的一种教育形态(刘克勇, 2023)。学生从初中毕业后直接进入职业教育阶段,正处于青春期发展的关键阶段。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社会适应、网络接触和使用情况等方面与三年制中职教育以及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学生有所不同。由于五年制高职生从初中毕业后便离开家庭环境,进入集体寄宿制学校或更独立的学习环境,他们较早接触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也较早面对舍友/同学关系、人际交往、集体生活等社会适应挑战。对此,有研究指出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值得关注(梅纪萍, 2012; 宋敏, 李昂, 2014)。

已有研究表明,网络受欺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机制发生作用(覃小琼, 李秀, 2022)。在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是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感知到自身处于不利位置时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Smith et al., 2012)。网络受欺负作为一种创伤性社会排斥经历,使受害者在虚拟空间中持续暴露于他人的贬低、羞辱与攻击之下(Kowalski et al., 2014),这种经历破坏了受害者对公平的基本预期,诱发强烈的社会比较过程。受害者倾向于将自己与被欺负的遭遇以及未受欺负的同伴进行比较,产生“为何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等认知,进而形成“应得而未得”的剥夺感(牛更枫等, 2021)。实证研究亦表明,相对剥夺感与抑郁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存在“相对剥夺感→抑郁”的链式中介路径,即受害经历会提升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增加抑郁水平,进而关联更高的网络攻击风险(Zhang et al., 2022)。因此,网络受欺负通过破坏公平预期和诱发上行社会比较,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相对剥夺感水平。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道德推脱是个体通过认知策略使自身行为与道德标准相分离的心理机制(Bandura, 2001)。当个体长期沉浸于相对剥夺感带来的愤怒、怨恨与不公体验时,其道德自我监控功能将受到损害(Bussey et al., 2015)。实证研究亦表明,网络受欺负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受害者在持续的威胁与挫折体验下,可能通过道德推脱机制重塑道德判断,进而增加外化问题的风险(夏培芳, 沙晶莹, 2021)。因此,相对剥夺感可通过认知重构路径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当个体习惯性地使用认知扭曲来应对道德冲突时,其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将受到抑制,而反刍思维与回避策略的使用则会增加,进而加重心理症状(Chang et al., 2025)。因此,道德推脱可通过破坏自我道德一致性、降低社会支持利用率和损害情绪调节能力,最终恶化心理健康。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的发展受多个层级社会环境系统的交互影响(王宏霞等, 2025)。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层级的保护性因素可能作用于不同的传导路径。从理论上讲,个体层面的共情主要影响认知-情绪加工环节(如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的关联),家庭层面的关怀主要缓冲情感-压力反应环节(如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的关联),而学校层面的氛围则可能影响更早阶段的威胁感知与归因过程(如网络受欺负与相对剥夺感的关联)。这种差异化的调节模式反映了不同环境系统在发展性保护中的功能分工(Singer &

Klimecki, 2014; Manczak et al., 2016; Klimecki et al., 2014)。

在个体层面, 共情作为一种认知-情感整合能力, 影响个体对自身及他人处境的道德评价方式 (Andreychik & Migliaccio, 2015)。然而, 共情对受害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呈现复杂的“双刃剑”效应。社会神经科学研究表明, 共情使个体“沉浸”于他人负性情绪中, 可能诱发个人痛苦和情绪耗竭; 而同情心则伴随积极情绪与亲社会动机 (Singer & Klimecki, 2014)。Manczak 等人 (2016) 的研究发现, 尽管共情对接受者具有心理益处, 但对共情提供者自身可能产生生理代价。据此推测, 当高共情个体同时采用道德推脱策略时, 其高情绪敏感性与认知回避之间的内在矛盾可能加剧心理冲突, 使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在高共情个体中更为凸显。这一反直觉的理论预期有待实证检验。

在家庭层面, 家庭关怀通过提供情感安全与压力缓冲, 降低个体对剥夺感的敏感性 (Arató et al., 2022)。在学校层面, 学校氛围感知通过规范引导、归属感与同伴互动质量影响青少年对风险事件的解释与应对方式 (Yang et al., 2021)。良好的学校氛围能够为受欺负学生提供替代性的社会支持来源, 可能在更早阶段阻断相对剥夺感向心理症状的转化路径。

综上所述, 本研究构建“网络受欺负→相对剥夺感→道德推脱→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模型。尽管网络受欺负的负面效应可通过上述中介路径传导, 个体与情境层面的保护性因素可能对该传导过程发挥缓冲作用。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证据,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共情在链式中介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

H2: 家庭关怀在链式中介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

H3: 学校氛围感知在链式中介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开展, 采用问卷调查法, 选取福建省 5 所高职院校的五年制学生作为被试。研究遵循知情自愿原则, 受试者在充分了解研究目的与流程的前提下自愿参与, 所收集的数据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用途。研究方案已通过作者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的审核与批准。研究发放问卷 4989 份, 除去规律作答、不完整作答等无效问卷后, 剩余有效问卷 4290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 85.99%, 最终将遭受网络欺负的 1107 名五年制高职学生作为“受欺负组”纳入分析。排除未受欺负学生的原因在于: 本研究旨在探讨网络受欺负经历对心理症状的负面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未经历网络受欺负者不存在该风险暴露, 因而无法检验中介与调节效应。样本中男生 520 名 (47.0%), 女生 587 名 (53.0%), 平均年龄 18.36 ± 0.90 岁。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问卷工具共包含七个量表, 分别用于测量核心变量网络欺负 (含施害与受害)、心理症状状况以及相关的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 具体如下:

(1) 网络欺负量表修订版

本研究采用由 Topcu 和 Erdur-Baker (2010) 编制, 并由褚晓伟和范翠英 (2017) 修订的中文版网络欺负量表。由网络欺负分量表 (14 道) 和网络受欺负分量表 (14 道) 组成, 共 28 道。采用 4 点计分法, 正向计分, 得分越高说明欺负程度、受欺负程度越高。本研究中两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54 和 0.849。

(2) 简明症状量表-18 (BSI-18)

本研究采用 Derogatis (2001) 基于 SCL-90 量表和 BSI-53 修订而成的简式版问卷。只测量躯体化、抑郁和焦虑 3 个方面的症状, 用于筛查临床人群和社区人群, 量表得分越高, 心理症状水平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良好, 总量表和躯体化症状(题目 1、4、7、10、13、16)、抑郁(题目 2、5、8、11、14、17)及焦虑(题目 3、6、9、12、15、18)分量表的系数分别为 0.949、0.847、0.889 和 0.911。

(3) 相对剥夺感量表

研究采用 马皓(2012) 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 共 4 道题。运用 6 点计分, 1~6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 - 非常同意, 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越强烈,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9。

(4) 道德推脱问卷

采用 Caprara 等人(2009) 编制的道德推脱问卷, 王兴超等人(2013) 将问卷翻译并修订, 使之更适用于中国被试。问卷共 32 题, 分 8 个维度: 道德辩护、有力比较、责任转移、委婉标签、责任分散、扭曲结果、责任归因、非人性化, Likert 5 点计分, 从“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到“完全同意”, 分别给予 1~5 分, 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2。

(5) 积极消极共情量表

本研究采用 Andreychik 和 Migliaccio (2015) 编制、郭睿等人(2022) 修订的中文版《积极消极共情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Empathy Scale, PaNES), 该量表将积极共情(2、4、5、7、8、12、13 题)和消极共情(1、3、6、9、10、11、14 题)区分开来独立测量。量表共包括 14 个条目, 采用五度评分标准: 1 表示非常不符合, 5 表示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该维度共情能力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7, 积极共情维度和消极共情维度的 α 系数为 0.915 和 0.899。

(6) 学校氛围量表

本研究采用 Jia 等人(2009) 编制的学校氛围感知量表。该量表是通过修订两份成熟量表合成, 最终形成了一份共 25 个题项的量表, 分为 3 个维度: 教师支持、同伴支持和自主机会。为符合本研究需求, 参考已有研究者的做法。并结合专家建议, 删除与个人经历相关的、不符合高校学生特点的相关题项, 最终获得了一个包含 14 个题项的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 1 代表“完全不符合”, 5 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 表示个体对学校氛围的感知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4。

(7) 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

本研究采用 Smilkstein (1978) 编制的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该量表反映个体对家庭的主观感受, 从家庭获得的关怀, 包含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 5 个方面,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包括 5 个条目, 每个条目采用 3 级评分法(0 = 很少这样, 1 = 有时这样, 2 = 经常这样), 分别评估了适应度、合作度、成熟度、情感度和亲密度。量表总分为 0~10 分, 0~3 分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 4~6 分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 7~10 分为家庭功能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0。

2.3.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24.0 和 PROCESS 插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描述, 计量资料以均值 $\pm$ 标准差($M \pm SD$)描述。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采用 Hayes (2017) 开发的采用 Model 91 检验共情在上述链式中介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Model 88 检验消极共情在链式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Model 84 分析学校氛围感知对该中介路径的调节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自助法(Bootstrap)重复抽样 5000 次计算置信区间, 以检验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表示效应显著。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一共有 18 个, 最大因子解释变异量是 18.18%, 小于临界值 40%,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相对剥夺感与道德推脱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检验调节效应之前, 首先对相对剥夺感和道德推脱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 PROCESS 宏程序(Model 6)构建链式中介模型, 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自助法(Bootstrap)重复抽样 5000 次计算置信区间。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网络受欺负能显著正向预测相对剥夺感($\beta = 0.137, t = 4.614, P < 0.001$)。在以道德推脱为结果变量的回归模型中, 网络受欺负($\beta = 0.091, t = 3.594, P < 0.001$)和相对剥夺感($\beta = 0.538, t = 21.315, P < 0.0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在同时纳入网络受欺负、相对剥夺感和道德推脱的回归模型中, 网络受欺负($\beta = 0.210, t = 7.527, P < 0.001$)、相对剥夺感($\beta = 0.252, t = 7.617, P < 0.001$)和道德推脱($\beta = 0.095, t = 2.870, P < 0.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症状。Bootstrap 结果表明, 网络受欺负通过相对剥夺感和道德推脱对心理症状产生显著的总间接效应, 效应值为 0.050,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27, 0.075], 说明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3.3. 共情、家庭关怀、学校氛围感知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将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感知三个调节变量同时纳入同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在控制其他调节变量的基础上, 采用 PROCESS 宏程序(Model 91)检验各调节变量的独立作用, 避免分开分析导致的遗漏变量偏差。

如表 1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网络受欺负能显著正向预测相对剥夺感($\beta = 0.137, t = 4.614, P < 0.001$)。在以道德推脱为结果变量的回归模型中, 网络受欺负($\beta = 0.091, t = 3.594, P < 0.001$)和相对剥夺感($\beta = 0.538, t = 21.315, P < 0.001$)均对道德推脱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进一步以心理症状为结果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 网络受欺负($\beta = 0.212, t = 7.609, P < 0.001$)、相对剥夺感($\beta = 0.238, t = 6.953, P < 0.001$)和道德推脱($\beta = 0.074, t = 2.194, P < 0.05$)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症状, 而共情的主效应亦达到显著水平($\beta = 0.108, t = 3.184, P < 0.01$)。进一步分析发现, 道德推脱与共情的交互项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beta = 0.096, t = 2.927, P < 0.01$), 表明共情在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

进一步以心理症状为结果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 网络受欺负($\beta = 0.199, t = 7.424, P < 0.001$)和相对剥夺感($\beta = 0.182, t = 5.587, P < 0.0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症状, 而家庭关怀对心理症状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eta = -0.261, t = -9.179, P < 0.001$)。此外, 相对剥夺感与家庭关怀的交互项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beta = -0.082, t = -2.884, P < 0.01$), 而道德推脱与家庭关怀的交互项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表明家庭关怀调节了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

Table 1. Moderating effects of empathy, family care, and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in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表 1. 共情、家庭关怀、学校氛围感知在链式中介中的调节效应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i>R</i>	<i>R</i> ²	<i>F</i>	β	<i>t</i>
相对剥夺感		0.137	0.019	21.288***		
	网络受欺负				0.137	4.614***
道德推脱		0.557	0.311	248.869***		
	网络受欺负				0.091	3.594***

续表

心理症状	相对剥夺感				0.538	21.315***
		0.419	0.175	39.011***		
	网络受欺负				0.212	7.609***
	相对剥夺感				0.238	6.953***
	道德推脱				0.074	2.194*
	共情				0.108	3.184**
心理症状(模型 2)	道德推脱 × 共情				0.096	2.927**
	网络受欺负	0.489	0.239	57.626***	0.199	7.424***
	相对剥夺感				0.182	5.587***
	道德推脱				0.057	1.776
	家庭关怀				-0.261	-9.179***
	相对剥夺感 × 家庭关怀				-0.082	-2.884**
心理症状(模型 3)	网络受欺负	0.442	0.195	44.417***	0.191	6.871***
	相对剥夺感				0.224	6.802***
	道德推脱				0.073	2.198*
	学校氛围感知				-0.155	-4.993***
	相对剥夺感 × 学校氛围感知				-0.124	-4.418***

注: ** $P < 0.01$, *** $P < 0.001$ 。

进一步以心理症状为结果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 网络受欺负($\beta = 0.191, t = 6.871, P < 0.001$)、相对剥夺感($\beta = 0.224, t = 6.802, P < 0.001$)和道德推脱($\beta = 0.073, t = 2.198, P < 0.05$)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症状, 而学校氛围感知对心理症状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eta = -0.155, t = -4.993, P < 0.001$)。此外, 相对剥夺感与学校氛围感知的交互项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beta = -0.124, t = -4.418, P < 0.001$), 而道德推脱与学校氛围感知的交互项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表明学校氛围感知在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

3.4. 共情的调节作用检验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 1), 在低共情水平下, 道德推脱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_{\text{simple}} = -0.022, t = -0.442, P = 0.659$); 随着共情水平的提高, 道德推脱能够正向预测心理症状($B_{\text{simple}} = 0.169, t = 3.906, P < 0.0001$)。Bootstrap 分析显示(表 2), 在低和中等共情水平下, 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而在高共情水平下, 该中介效应显著($\text{Effect} = 0.015, 95\% \text{ CI } [0.002, 0.035]$)。

Table 2. Bootstrap test of moral disengagement predicting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t different empathy levels
表 2. 不同共情水平下道德推脱预测心理症状的 Bootstrap 检验

共情水平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低共情(-1SD)	-0.002	0.010	-0.021	0.018
中等共情(M)	0.007	0.005	-0.002	0.019
高共情(+1SD)	0.015	0.009	0.002	0.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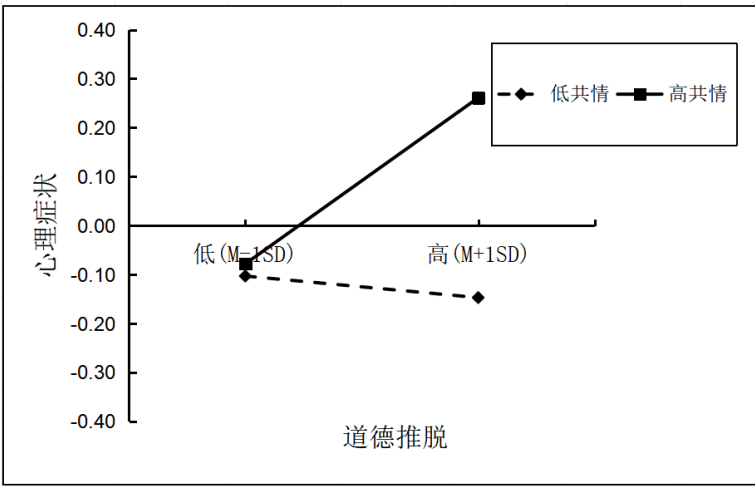


Figure 1. Simple slope analysis (empathy)
图 1. 简单斜率分析(共情)

3.5. 家庭关怀的调节作用检验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 2), 在低家庭关怀感知下, 相对剥夺感对心理症状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_{\text{simple}} = 0.264, t = 6.363, P < 0.001$); 随着家庭关怀感知水平的提高, 该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减弱($B_{\text{simple}} = 0.10, t = 2.217, P < 0.05$)。Bootstrap 分析显示(表 3), 在低、中和高家庭关怀水平下, 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 但随着家庭关怀水平的提高, 该中介效应逐渐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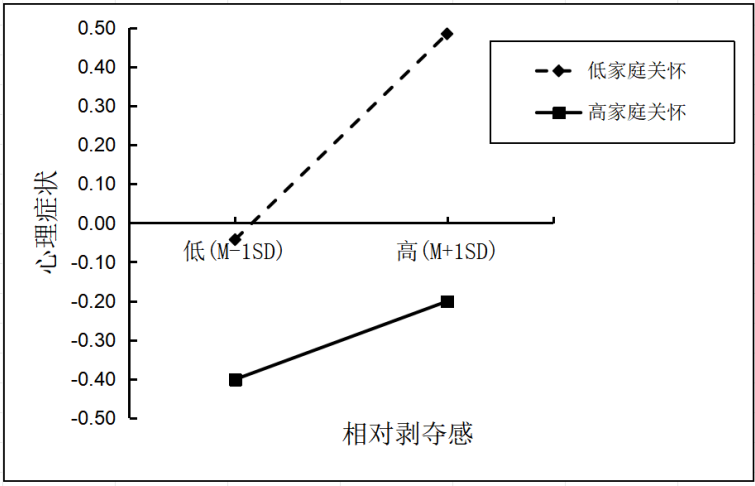


Figure 2. Simple slope analysis (family care)
图 2. 简单斜率分析(家庭关怀)

Table 3. Bootstrap tes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predicting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t different family care levels
表 3. 不同家庭关怀水平下相对剥夺感预测心理症状的 Bootstrap 检验

家庭关怀水平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低家庭关怀(-1SD)	0.036	0.015	0.011	0.071
中等家庭关怀(M)	0.025	0.009	0.010	0.044
高家庭关怀(+1SD)	0.014	0.007	0.001	0.029

3.6. 学校氛围感知的调节作用检验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 3), 在低学校氛围感知下, 相对剥夺感对心理症状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_{simple} = 0.348, t = 8.765, P < 0.001$); 随着学校氛围感知水平的提高, 该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减弱($B_{simple} = 0.10, t = 2.144, P < 0.05$)。Bootstrap 分析显示(表 4), 在低和中等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 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显著, 而在高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该中介效应减弱且不再显著。调节的中介指数为 -0.017 ($BootSE = 0.009$), 其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0.037, -0.001]$, 未包含 0, 表明学校氛围感知对网络受欺负经由相对剥夺感影响心理症状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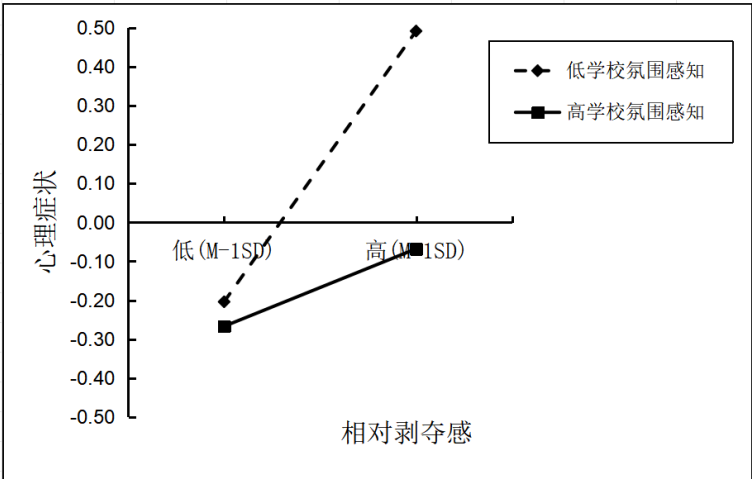


Figure 3. Simple slope analysis (school climate perception)
图 3. 简单斜率分析(学校氛围感知)

Table 4. Bootstrap tes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predicting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t different school climate perception levels
表 4. 不同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相对剥夺感预测心理症状的 Bootstrap 检验

学校氛围感知水平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低学校氛围(-1SD)	0.048	0.017	0.019	0.083
中等学校氛围(M)	0.031	0.009	0.014	0.051
高学校氛围(+1SD)	0.014	0.009	0	0.033

4. 讨论

本研究以五年制高职学生为研究对象, 系统探讨了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感知在网络受欺负影响心理症状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初步发现, 在高共情水平下, 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增强。鉴于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 这一关联模式的因果方向尚无法确定, 且其结果看似与“共情是保护性因素”的直觉预期不一致。对此, 本研究尝试从以下角度进行探索性解释: 高共情个体在经历网络受欺负后, 由于能够更敏锐地感知和共享他人的负性情绪, 其自身情绪唤醒水平可能更高, 情绪耗竭也更为明显; 当高共情者同时采用道德推脱来弱化受害经历的道德意义时, 这种认知策略与其高情绪敏感性之间可能形成“认知-情绪”失衡, 即一方面在情绪层面深度卷入, 另一方面在认知层面回避责任归因, 这种内在矛盾可能加剧心理冲突和困扰。此外, 高共情者对自身道德标准的要求可能更高, 一旦启用道德推脱, 其自我不一致感可能更强, 从而引发更强烈的羞耻和自责, 进而加重心理症状。然而, 需要强调的是, 上述解

释仅是基于现有数据的事后推测,这一反直觉的调节模式是否具有跨样本的稳定性,以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为何,均有待后续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的重复与验证。在干预工作中,可考虑关注高共情个体的认知-情绪整合需求,引导其采用更具适应性的归因方式来应对受害经历。

家庭关怀在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随着家庭关怀水平的提高,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减弱。这一模式提示,良好的家庭支持可能与网络受欺负负面心理影响的减弱存在关联。当个体感知到来自家庭的支持时,即使经历了网络受欺负并产生相对剥夺感,其与严重心理症状之间的关联也可能相对较弱。鉴于横断面数据的局限性,家庭关怀的保护性作用仍需纵向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学校氛围感知在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且对网络受欺负经由相对剥夺感影响心理症状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在高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该中介效应趋于减弱。这一模式提示,积极的学校氛围可能与网络受欺负负面传导路径的弱化存在关联。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基于横断面数据的发现尚不能得出优化学校氛围能够“阻断”负面影响传导的因果结论,该推测有待实验或纵向干预研究的检验。

综上所述,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感知在网络受欺负与心理症状的关联过程中显示出重要的调节功能,这与生态系统理论关于个体发展是多层级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结果的观点相一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调节模式均基于横断面数据,反映了变量间的共变关系而非因果效应,各调节变量的具体作用机制有待纵向和实验研究的进一步阐明。

5. 教育建议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提出以下教育建议:

第一,建立反网络欺负快速响应机制。学校应建立由班主任、心理教师、德育处和信息技术教师组成的网络欺负干预小组,制定明确的网络欺负事件处置流程。具体措施包括:(1) 开通24小时网络欺负举报热线和匿名举报平台,确保受欺负学生在第一时间获得帮助;(2) 建立“发现-报告-介入-跟踪”四级响应机制,对网络欺负事件在24小时内启动心理危机评估;(3) 对网络欺负实施者开展道德认知重构工作坊,降低其道德推脱水平;(4) 每学期开展两次网络媒介素养主题班会,提升学生识别和应对网络欺负的能力。

第二,实施“家庭关怀提升计划”。鉴于家庭关怀与相对剥夺感和心理症状之间关联的减弱存在关联,学校可考虑系统性地加强家校合作。具体措施包括:(1) 每月举办一次“亲子沟通训练营”,教授家长非暴力沟通技巧和情绪共情回应策略,帮助家长成为子女网络使用的第一道防线;(2) 建立家长微信群定期推送网络欺负识别指南和应对策略,提升家长对子女网络社交行为的敏感度和干预能力;(3) 针对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高风险群体,学校心理教师应开展每月一次的家庭走访或线上家访,评估家庭关怀水平并提供个性化支持;(4) 鼓励家长与子女共同制定家庭网络使用公约,通过规则共建增强家庭功能与合作度。

第三,推进“温暖校园”氛围优化工程。基于学校氛围感知与网络受欺负影响路径弱化之间的关联模式,学校可考虑着力营造积极、支持性的校园环境。具体措施包括:(1) 实施“教师导师制”,为每位五年制高职学生配备一名成长导师,每月至少进行一次一对一谈心,增强学生的教师支持感知;(2) 组建“同伴支持互助小组”,由高年级学生担任朋辈心理辅导员,开展每周一次的小组活动,通过同伴支持降低网络受欺负后的孤独感和相对剥夺感;(3) 赋予学生更多的班级事务参与权和自主决策机会,如让学生参与制定班级网络行为公约、组织反欺负主题班会等,提升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和自主机会感知;(4) 每学期开展一次全校性的学校氛围问卷调查,将学生对师生关系、同伴支持、校园安全等方面的评价纳入

班级和教师的考核指标。

第四,开展“心理韧性提升”团体辅导课程。针对网络受欺负高风险群体,学校心理中心应设计结构化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具体措施包括:(1) 开设8周为一疗程的“情绪调节与认知重评”团体辅导课程,每周1次、每次90分钟,通过认知行为技术帮助学生识别和挑战道德推脱思维,降低相对剥夺感;(2) 在团体辅导中嵌入共情训练模块,采用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的方式,帮助高共情学生学会在感知他人情绪的同时进行自我保护,减少情绪耗竭;(3) 建立“心理症状筛查-分级干预-追踪随访”的动态管理机制,对BSI-18得分较高的学生进行重点关注,提供个别心理咨询服务;(4) 鼓励学生参加心理症状课程和团体辅导后撰写“成长日志”,记录情绪变化和应对策略的使用情况,强化干预效果的持续性。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难以直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追踪设计,以更详细地研究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其次,本研究使用的问卷都是自陈式问卷,可能存在个人主观和情绪影响数据结果的可能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自评和第三方评分相结合的方法。最后,本研究仅选取了福建省的五年制高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7.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横断面数据,对五年制高职学生网络受欺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关联模式进行了探讨,得出如下结论:(1) 共情在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在高共情水平下,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增强;(2) 家庭关怀调节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的关系,随着家庭关怀水平的提高,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减弱;(3) 学校氛围感知对网络受欺负经由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关联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在高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该中介效应趋于减弱。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反映的是变量间的共变关系,不能推断变量间的因果方向,其实际意义有待纵向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基金项目

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数字健康项目(编号:2023GY040)。

参考文献

- 褚晓伟, 范翠英(2017). 中文版网络欺负量表修订版的信效度检验.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5(6), 889-892.
- 郭睿, 伍珍, 张英俊, 等(2022). 积极消极共情量表与一般共情量表中文版的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2), 324-330.
- 胡兴蕾, 余思, 刘勤学, 等(2019). 青少年网络被欺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自尊和情绪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3), 368-375.
- 胡阳, 范翠英, 张凤娟, 等(2014).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抑郁: 压力感与网络社会支持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2), 177-184.
- 刘克勇(2023).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的时代价值与未来走向.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5), 34-39.
- 马皓(2012). 相对剥夺感与社会适应方式: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心理学报*, 44(3), 377-387.
- 梅纪萍(2012). 五年制高职学生心理矛盾的成因和对策.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19), 81-83.
- 牛更枫, 史晓涵, 孙晓军(2021). 相对剥夺感和公正世界信念——SNS 中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生的心理影响.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3), 77-87.
- 宋敏, 李昂(2014). 探索五年制高职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及其改善措施. *教育与职业*, (6), 95-96.

- 覃小琼, 李秀(2022). 网络受欺负与青少年抑郁: 孤独感与学校联结的作用. *教育生物学杂志*, 10(6), 473-478.
- 王宏霞, 代文武, 吴桂贤, 等(2025). 累积情境风险对青少年网络受欺负的纵向影响: 情绪失调和社交技能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3(4), 861-866.
- 王兴超, 杨继平, 高玲(2013). 公民道德推脱问卷的中文版修订. *心理与行为研究*, 11(6), 838-842.
- 夏培芳, 沙晶莹(2021). 网络受欺负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7(3), 15-21.
- Andreychik, M. R., & Migliaccio, N. (2015). Empathizing with Others' Pain versus Empathizing with Others' Joy: Examining the Separabilit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pathy and Their Relation to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Behaviors and Social Emotion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7, 274-291. <https://doi.org/10.1080/01973533.2015.1071256>
- Arató, N., Zsidó, A. N., Rivnyák, A., Péley, B., & Lábadi, B. (2022).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Cyberbullying: The Role of Family, Social Support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llying Prevention*, 4, 160-173. <https://doi.org/10.1007/s42380-021-00097-4>
- Bandura, A. (200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 1-2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2.1.1>
- Bussey, K., Fitzpatrick, S., & Raman, A. (2015).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Self-Efficacy in Cyberbullying.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4, 30-46. <https://doi.org/10.1080/15388220.2014.954045>
- Caprara, G. V., Fida, R., Vecchione, M., Tramontano, C., & Barbaranelli, C. (2009). Assessing Civic Moral Disengagement: Dimensiona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7, 504-509.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9.04.027>
- Chang, L., Xu, J., Zhao, Y., & Zhang, H. (2025).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nxiety.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2025, 1-13.
- Derogatis, L. R. (2001). *BSI 18, Brief Symptom Inventory 18: Administration, Scoring and Procedures Manual*. NCS Pearson, Incorporated.
- Hayes, A. 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2nd ed.). Guilford Press.
- Jia, Y., Ling, G., Chen, X., Ke, X., Way, N., Yoshikawa, H., Hughes, D., & Lu, Z. (2009). The Influence of Student Perceptions of School Climate on Socioemotional and Academic Adjustment: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80, 1514-1530.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9.01348.x>
- Klimecki, O. M., Leiberg, S., Ricard, M., & Singer, T. (2014). Differential Pattern of Functional Brain Plasticity after Compassion and Empathy Training.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 873-879. <https://doi.org/10.1093/scan/nst060>
- Kowalski, R. M., Giumetti, G. W., Schroeder, A. N., & Lattanner, M. R. (2014).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 1073-1137. <https://doi.org/10.1037/a0035618>
- Manczak, E. M., DeLongis, A., & Chen, E. (2016). Does Empathy Have a Cost? Diverging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Effects within Families. *Health Psychology*, 35, 211-218. <https://doi.org/10.1037/hea0000281>
- Singer, T., & Klimecki, O. M. (2014). Empathy and Compassion. *Current Biology*, 24, R875-R878. <https://doi.org/10.1016/j.cub.2014.06.054>
- Smilkstein, G. (1978). The Family APGAR: A Proposal for a Family Function Test and Its Use by Physicians.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6, 1231-1239.
- Smith, H. J., Pettigrew, T. F., Pippin, G. M., & Bialosiewicz, S. (2012). Relative Deprivation: A Theoretical and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 203-232.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1430825>
- Tokunaga, R. S. (2010). Following You Home from School: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 277-287. <https://doi.org/10.1016/j.chb.2009.11.014>
- Topcu, Ç., & Erdur-Baker, Ö. (2010). The Revised Cyber Bullying Inventory (RCBI):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Studies.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5, 660-664.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0.07.161>
- Yang, C., Chen, C., Lin, X., & Chan, M. (2021). School-Wide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and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Moderating Role of School Climate. *School Psychology*, 36, 75-85. <https://doi.org/10.1037/spq0000423>
- Zhang, J., Gu, J., & Wang, W.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Cyber Agg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Depression.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15, 3003-3012. <https://doi.org/10.2147/prbm.s381960>